

蓝云晖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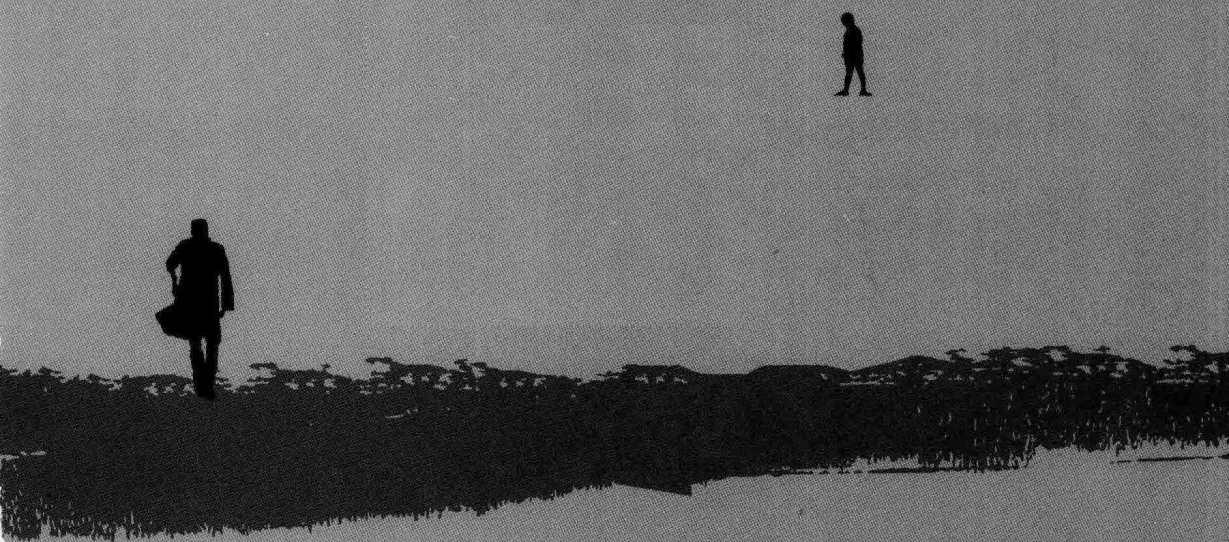
心结

一个进步青年参加党，离开党，又回到党之前之后的各种命运交结
孩提同窗，异国恋人恩爱情仇之结
世外桃源和战火硝烟之结
有的撕裂永无弥合，有的弥合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心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结/蓝云晖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211-07152-4

I. ①心… II. ①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8798 号

心结

XINJIE

作 者: 蓝云晖

责任编辑: 李冰洁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浦上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

邮政编码: 350007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3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152-4 *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心结

- 1 莫道离别意 / 1
- 2 一个好汉三个帮 / 7
- 3 好感涓滴成河 / 13
- 4 不谋而合投奔革命军 / 23
- 5 反目 / 33
- 6 信仰的选择 / 40
- 7 再拉队伍 / 45
- 8 兵变 / 51
- 9 恩爱情仇 / 59
- 10 “东郭先生”和“狼” / 69
- 11 红军来了 / 80
- 12 情深义重 / 85
- 13 邂逅山口三郎 / 89
- 14 探索与试验 / 93
- 15 转战和留守 / 97
- 16 分歧 / 103
- 17 战场内外 / 109
- 18 极度冲突 / 117
- 19 闹出了大乱子 / 123
- 20 越狱 / 127
- 21 敌我施救同一人 / 131
- 22 国共角力下的“独立王国” / 136
- 23 劫波后的姐妹和同志相认 / 144
- 24 道不同 / 152
- 25 夹缝中求生 / 159

心结

- 26 抗日无门 / 164
- 27 日军犯境 / 171
- 28 红梅冒死搬救兵 / 177
- 29 歃血为盟 / 184
- 30 原来是山口惠子 / 188
- 31 思念是一种病 / 193
- 32 日本军营劫囚 / 201
- 33 不速之客 / 210
- 34 “捉放曹” / 216
- 35 兄弟一条心 / 222
- 36 魏东强叛变 / 226
- 37 欲除刘婕 / 235
- 38 “斩首行动” / 244
- 39 浪子回头 / 252
- 40 朝思暮想 / 257
- 41 芳菲魂断古道 / 265
- 42 从鼎立到受降 / 273
- 43 家中“鸿门宴” / 280
- 44 蓝镇东恢复党籍 / 286
- 45 兄弟兵刃相见 / 292
- 46 痛斩乱麻 / 298
- 47 爱恨如潮涨落 / 304

1 莫道离别意

东京三月的天气看似阳光明媚，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寒意。

蓝镇东从火车上下来，就感觉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忍不住打了个寒噤。这时，一位着和服的妙龄女子温柔地伸过纤纤玉手。从手中传递的温度，为蓝镇东的心带来了起伏与跳动，一种难以言喻的欢乐霎时充溢他的身心。

少女名叫山口惠子，出生在东京都近郊的一个小市民之家，父亲是个军人，母亲开了家“名香食事处”饭馆。她年方十七，柔弱娇小却气质出众，仿佛一朵艳红的桃花盛开，多少顾盼生姿惹人怜。

两人十指相扣走出很长一段路后，山口惠子忽然停下脚步，问：“镇东君，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何急着回去呢？”

蓝镇东的脸色顿时凝重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写着“父病重，望速归”的电报。

山口惠子眼里顿时闪烁着晶莹的泪花：“那你回去后，会不会想起我？”

“会！”蓝镇东的话掷地有声。

留学扶桑，蓝镇东虽然处处小心谨慎，但内心深处埋着多情的种子。平日，他常与留日同学到“名香食事处”，几杯酒入肚，藏在心里的多情种子便开始发芽。他们敞开心扉谈古论今，激扬文字，而最能激起蓝镇东兴奋的就是古诗中对缠绵爱情的描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在他嘴中流转，琅琅上口。在店里帮忙的山口惠子常常飘然而至。她端起酒壶，为蓝镇东斟清酒。每次斟酒，不知为什么，山口惠子总显得手脚慌乱、魂不守舍，斟的酒不是太满，就是斟歪了，滴落桌面。

出现这种情况，蓝镇东总是快捷地拿起抹布，一边擦着桌子，一边用燃烧激情的目光定定地望着山口惠子。山口惠子在蓝镇东的目光注视下，显得十分羞涩。擦掉桌上的酒滴之后，蓝镇东继续与同学对酒当歌。他的歌声时而激昂，时而婉转，总能博得阵阵掌声。有他在场，主角常常就是他。站在

酒店角落的山口惠子秀眉轻挑，看似随意却蕴藏内容的目光悠悠地落到了蓝镇东的身上。蓝镇东收到这样的电波，身子不由微微一震，一种柔柔的情感便润进了心扉。

因为有了惠子的存在，蓝镇东时常心照不宣地来到“名香食事处”。每次看到那熟悉的情影，他都会绽放出花一样的笑容。

一个人要诚实地遵循自己的内心，至少蓝镇东是这样认为的。他用心感受，惠子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铭记于心。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多情，毫无疑问，惠子也喜欢上了他。但这个接受了新思潮的时尚青年，对惠子的欣赏却似乎只停留在表面，就像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都是因为惠子的哥哥山口三郎的存在。

山口三郎高高的个头，一脸的肃杀，每当蓝镇东醉眼朦胧地望着妹妹时，他的眼光总会从远方不期而至，饱含着一股寒气和鄙视。

尽管有山口三郎这只拦路虎，但蓝镇东与惠子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之中，都有一种直抵心灵的默契。

一个樱花盛开、细雨蒙蒙的日子，蓝镇东和惠子相约出门赏樱。

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雨下大了，惠子便撑着一把花伞为蓝镇东遮雨；雨停了，惠子便收起花伞，迈着轻盈的脚步，走在蓝镇东的前头，恰似小河中一叶翩跹的轻舟。豆蔻少女橐橐的脚步声在街面上击出了节奏分明的韵味，蓝镇东由耳入心，便有了一种特别的暖。

在一处花事灿烂的樱园，两人停下了脚步。惠子小巧玲珑的身影穿梭在清雅的樱花丛中，万分讨喜，令蓝镇东意外感到一份微小的幸福。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游，也是最后一次。两人的目光偶尔相遇，犹如电光石火撞出火花，蓝镇东的心头刹那间爆出诗句：

春风熏柳绿，
细雨满天舞。
众里寻芳菲，
樱花醉人处。

他拿出随身带的纸笔，兴致勃勃地写就，然后毕恭毕敬地献给惠子，一边用日语诵读讲解。

惠子看懂了，也听懂了，她眨巴着潭水般清澈的明眸，央求道：“镇东君的歌唱得这么好，这诗能唱吗？”话刚出口，便又含羞低眉。

蓝镇东想了想，轻声哼了哼，很快就有了感觉，大大方方地亮开了歌喉。

惠子在优美的旋律中感受到了似火的热情。她兴奋地鼓掌，末了问：“镇

东君，这就是你家乡的歌？”

“是的，确切地说，是客家山歌。我的家乡在中国的永平，那里山清水秀，虽然没有樱花，但有桃花、有李花、有羊角花，欢迎惠子小姐光临，到时我保准唱一箩筐的山歌给你听，直到你听厌。”

“镇东君的歌，我怎么会听厌呢……”惠子边说边用传情的目光望着他。眉来眼去间，爱情之花在彼此的心田埋下种子……

在码头入口处，两人驻足远望，只见海天一色，茫茫苍苍。想到即将到来的离别，彼此的心头都生起了淡淡的怅惘。

“镇东君，你能抱我一下吗？”惠子微红着脸，眼含几分离愁和哀伤。

蓝镇东不由分说地伸出有力的手臂，给了惠子一个深情的拥抱。

呼着青春急促气息的嘴唇正要凑合在一起，身后忽然传出一声轻轻的咳嗽声，继而是威严的叫声：“惠子！”

紧拥的两人，迅速分离。

山口三郎跟踪蓝镇东和惠子多时了，看到两人要有亲热的举动，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哥，你怎么会在这？”惠子问。

山口三郎阴沉着脸，反问：“惠子，你要和这个中国人去哪儿？”

“镇东君父亲病重，他要回国，我来送他一程！”

原来蓝镇东要回国，山口三郎的脸顿时阴转晴，难得主动地伸出手来：“一路走好！”

蓝镇东礼节性地伸出手。

两人的手握在一块时，蓝镇东顿感来者不善。山口三郎的手掌宽厚粗糙，狠命地捏。蓝镇东虽然细皮嫩肉，但任凭对方如何使狠劲，他的手就像一块钢，保持着坚韧的属性。

远处传来了轮船的笛声。

“哥哥！”

在惠子的叫声中，山口三郎松开了紧握蓝镇东的手，却惊讶地发现蓝镇东的手还亮在那里，五指微张，每根指头笔直坚挺，带有一种用任何暴力都无法摧毁的刚性。

山口三郎臂力过人，时常在与他人握手时突然加力，对方在猝不及防中常被捏得鬼哭狼嚎。只是今天，他压根儿就没想到眼前这位白脸书生完全不像东亚病夫。在他加力的过程中，蓝镇东脸上没有一丝痛苦表情，两眼冷冷地望着施暴者，微微噉起的嘴似乎在说：“山口三郎，我是一条中国龙，你

永远无法征服我!”

山口三郎哪能知道，蓝镇东幼时曾在老家习武强身，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偷偷入过武馆，只是深藏不露罢了。中国青年蓝镇东身上洋溢的以柔克刚的精气神，让他不禁刮目相看。

乘客开始登船了。蓝镇东挤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正准备跨上船时，身后忽然传来惠子的喊声：“镇东君等等，我有话要说!”

蓝镇东不由分说地立即掉转头，从人群中挤身出来，紧跑快颠来到惠子跟前：“惠子，你要说什么?”

“还记得我们一块赏樱花时你许下的诺言吗?”惠子面色潮红。

蓝镇东猛地想起那天和惠子一起赏樱花时，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想要她为妻，没想到自己的这句话牢牢地根植在惠子的心田里。

“大丈夫可要一言九鼎呀!”

“可我们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日本……”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既然你喜欢我，你可以来日本提亲，我也愿意嫁到中国去。”惠子说罢，轻轻地抬起头，目光搁在远处。

“好，那你就等着我!”蓝镇东紧紧地握了一下惠子的手。

当轮船的汽笛声再次响起时，蓝镇东与惠子挥手道别。

惠子目送轮船渐行渐远，从视野中消失，她忽然掉过头问山口三郎：“哥，你觉得镇东君怎么样?”

“像条汉子!”山口三郎从内心发出赞叹。

“镇东君邀请我去中国看他呢，只是不知什么时候……也许哥哥会帮我的忙……”

山口三郎重重地拍了一下惠子的肩膀说：“惠子，你和他不过是逢场作戏，现在他回中国了，戏也就该收场了。”

“不，我认为戏不是收场，而是刚刚拉开帷幕!”惠子语气坚定，山口三郎不由得一怔。

蓝镇东归心似箭坐上海轮奔向祖国时，他的昔日同窗吴雪成正在孙中山麾下的“东路讨贼军”中与福建北洋陆军鏖战。

陈炯明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广州叛乱，致使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归于失败，北伐计划搁浅。忠于孙中山的粤军许崇智部由赣南返粤，遭陈炯明拦击，乃折向闽边，与福建北洋陆军交战，随后被孙中山改称“东路讨

贼军”。

这天，吴雪成所在的独立营面临一场恶战。战场上硝烟弥漫，血肉横飞。

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战后，“讨贼军”取得优势，军阀部队凭借山头上的一个碉堡，拼死抵抗。“讨贼军”在冲锋中死伤枕藉。

独立营营长刘忠成派出几批人马去炸碉堡，结果都功败垂成。

刚投军不久的吴雪成，见战局僵持，主动来找一筹莫展的刘忠成求战，拍着胸脯说：“营长，让我试一试。”

“你？乳臭未干的纨绔子弟，还是呆一边去吧！”刘忠成不屑地说罢，拿起望远镜，瞧都不瞧吴雪成。

“营长，不许污辱我的人格！”吴雪成板着脸大声说。

“嗨，口气还不小。”刘忠成摘下望远镜，斜睨了吴雪成一眼，“吴雪成，实话告诉你，打仗是要把性命系在裤腰带上的。我可以批准你去炸碉堡，可你如果刚拿起炸药包，尿就屙在裤子上，或者跑到半路碉堡里的枪声响了，你吓得跟死猪一样趴在地上，哭爹喊娘，你说该怎么办？”

“营长，你这么说，我更是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去炸碉堡！”

“算了算了，别白搭上一条小命，还耽误了时间。”

“营长，别尽长他人威风，灭自家志气！”

“如果炸不掉呢？”

“大不了就赌上这条命！”吴雪成的眼睛瞪得比灯笼还大，一副不惜鱼死网破的模样。

刘忠成完全被吴雪成这副架势给镇住了，在短暂的犹豫之后，不情愿地挥挥手，说：“去吧，丢了小命可不能怨我。”

吴雪成抱起炸药包，像颗出了膛的子弹“嗖”的一声蹦了出去。硝烟弥漫的阵地上，顿时刻下了他迅捷的身影。

碉堡里的敌人发现情况异常，便集中火力扫射过来。密集的子弹从吴雪成身边穿梭而过，“嗒嗒”“噗噗”的枪响声使整个山谷都跟着震动。

敌人的火力过大，吴雪成不得不匍匐前进。近了，近了，碉堡越靠越近了。当他抱起炸药包准备冲锋时，敌人的火力更猛了，“哗哗哗”，子弹密集，雨点般泼洒过来，其中两颗直接泼进了吴雪成的腿部。他一个踉跄，重重地栽倒在地，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泥土。

精神高度紧张的敌人见对手被击中倒地，便停止了扫射，似乎机枪管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转瞬即逝的机会，被吴雪成结结实实地捕捉到了，他一拉导火索，猛然一跃，一个箭步便把“嗞嗞”冒烟的家伙扔进了碉堡，然

后就地下滚。

“轰！”一声巨响，碉堡飞上了天。

刘忠成立即下达了冲锋令。由于除掉了拦路虎，便轻松地拿下了山头。

吴雪成一战成名，由士兵升任排长。

虽然大腿受了伤，但吴雪成觉得值。

2 一个好汉三个帮

天蓝得壮阔，水绿得可人，只是山岭过于隐秘，村舍过于平凡、沉寂了些，使得这个陷于崇山峻岭包围中名叫永平的乡村宛如黯淡粗陋的艺术品。铺开历史，细细寻找，以图惊心动魄事件，却乏善可陈。让人稍有兴趣的或许还是那参差坐落在田头地尾、这边那角畲汉杂居的三四百户人家。有时你站在这家门口，脚下却是另几家的屋顶，袅袅上升的炊烟呛得你咳嗽流泪。你往左边挪几步，在某个蜿蜒小道俯首谷底，但见雨雾流动成一幅天然薄纱，鸡鸣狗吠在哗哗的水声中隐约可闻。抬头望远，那水汁汁、白蒙蒙浮出树影的山上，鸟声此起彼落，间或在瓦片的上空传来翔翔声，阳光下旋转着两片彩色的羽毛。

这是蓝镇东回国后对家乡永平的重新审视和品味。让他赋予家乡另一层美学意义的是，时不时飘来一阵少女明丽的歌声，如同溅珠漱玉的清泉，在这个乡村，在他的耳边，萦绕回旋：

一汪汪清水照人影，
一个个笑脸乐呵呵，
一抱抱稻秧穗儿黄，
一阵阵米香钻心窝，
一句句山歌激水波。

.....

从乡人嘴里，他已经知道唱歌的姑娘名叫红梅，待字闺中，不仅歌唱得好，人也长得水灵。她是异乡人，小时被人贩子拐走，卖到马戏团学走钢丝，走几次，摔几次，历经苦难，总算熬到能上台表演了。一个夏日的晌午，她随马戏团来到永平镇表演，结果在走钢丝时由于紧张脚滑摔下，半天都爬不起来。她那令人断肠的哭声，让一位观看演出的中年男子听得心碎，马戏团表演还没结束，他便到后台找到老板，用自己的积蓄买下了她。中年男子是永平一位做大米生意的畲族商人，名叫蓝开心，与妻子结婚多年无出，乃决心收养这位孤苦伶仃的马戏团女孩。由此，红梅告别了马戏团漂泊艰辛的生

活，在永平住了下来。

这天，在书房里对着柳公权字帖临摹的蓝镇东，又听到了这歌声，心里在微颤中不觉蓄满了一池春水。他禁不住放下毛笔，推开窗户眺望，浮想联翩。

蓝镇东不见其人，先闻其声。虽然视线被扶疏的竹影所遮，但他能想象那个妙龄女子在不远处的稻田里弯腰割稻的画面。阳光在她周身镶了一道耀眼的金边，她手里的镰刀随着悦耳的歌声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身后庄稼堆积如山。歌声落停时，她手中的镰刀也停顿了下来，满意地用手轻轻地梳理了一下略微凌乱的头发。蓝镇东甚至可以清晰地想象她的轮廓：白里透红的脸蛋儿洋溢着青春和健康；挂在额际间的汗滴，被阳光一照，宛如串串银珠，闪闪发光；挽起袖子的胳膊肘儿，嫩白而富有朝气；衣服是蓝白花色，更衬出她的端庄秀气。她濯足上田后，穿上草鞋，依然卷起衣袖和裤管，小腿肚儿很结实，走路时肌肉一绷一绷，透出力量。

“少爷，老爷叫您！”佣人的一句话让站在窗口奇思妙想的蓝镇东醒转过来。

让蓝镇东从日本归来，蓝镇东的父亲蓝成虎是使了计谋的。蓝成虎靠九斗谷田产起家，由于勤劳俭朴，省吃俭用，积钱购置田产，富裕了起来，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地主。蓝镇东到日本留学两年后，蓝成虎心里搁不下爱子，时常寝食不安。后来听到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人说，蓝镇东与一个日本姑娘关系暧昧，蓝成虎更是如坐针毡，万般无奈，只好谎报自己病重，把蓝镇东从日本温柔乡里拖了回来。

儿子的归来，让蓝成虎喜上眉梢，但高兴没几天，眉头却又紧紧地锁住了。自从军阀混战以来，当地的土著军阀亦招兵买马，各据一方，称王称霸，残害百姓。永平镇人口众多，且处在数省交界处，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各路军阀南来北往，数年间此退彼进，犹如穿梭，把永平搞得鸡飞狗跳，再加上土匪的掠夺和骚扰，百姓怨声载道。基于这样的形势，当地有识人士为保甲一方，使百姓安居乐业，商议成立民团，并公推深孚众望的蓝成虎负责筹建。

“一个好汉三个帮。”蓝成虎得找个年富力强的帮手，他首先想到了儿子蓝镇东。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蓝成虎眼里，儿子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变得成熟了许多，对许多事情都有慧眼独具的见解，已经今非昔比。

蓝成虎把筹建民团的想法一说，蓝镇东的两眼顿时发亮起来。父亲所说

与他这些日子所思所想一拍即合。蓝镇东开始滔滔不绝讲述如何筹建民团，他说当务之急是要有资金，这个可以从乡绅那里筹集，有了钱之后，就可想方设法购买枪支弹药，再请铁匠自制大刀、长矛、鸟枪。民团成立后，其宗旨是为父老乡亲服务，实行自带饭包的办法，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开支。

“好小子，真不愧多读了几年书，关心时局有远见。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筹建民团的事，就全权委托给你了。尽快把民团建好，让乡里乡亲过上安宁的日子。”蓝成虎笑逐颜开。

父亲这么一说，蓝镇东的心头乐开了花。从日本留学归来之后，他一直过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但美好的理想却被残酷的现实不断地打破，连绵的战火让家乡百姓深受其害，这让蓝镇东痛心疾首，他无心再过与世无争的生活，乡村建设固然不能舍弃，但如何救父老乡亲于水火中显得更为急迫。他开始把个人命运与邻里乡亲的命运捆绑在一块思考，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眼下乱世，要过上安康的日子，首先得把父老乡亲武装起来，不受军阀与土匪的欺凌。

走出父亲的屋子，蓝镇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秋天的下午，淡淡的阳光悠悠地落在蓝家的庭院内，花圃中的菊花和四季海棠呈现出一种懒散的美丽，墙角边的紫藤架下蜂蝶飞舞。一只雄鹰从庭院上空掠过，把蓝镇东的目光给吸引了过去。他希望未来的自己也能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

在蓝家父子的积极倡导和带头捐资下，众乡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就把民团给组织了起来。八百人上下的队伍，拥有单响枪百余支，还有三四百支鸟枪土銃等。

蓝成虎和一千乡绅检阅民团时，捋须直笑：“我们有了自己的队伍，今后谁敢来冒犯，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蓝镇东建议：“民团是有了，但这只是花架子，要打仗，还得请老师来指点，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

一千乡绅都觉得有理，纷纷说：“镇东，你就放开手脚干吧！”

“好，那我就去请高师了。”

经多方物色，蓝镇东很快就以月薪六百大洋的高价，从县城请来了一位叫邱和的前清武举人。这位武举人不仅刀使得好，枪也打得棒。

来到永平后，邱和首先给大伙做了个精彩的表演。只见他玩起枪来像是公孙大娘舞剑，在你看得眼花缭乱之际，他的枪口突然向上，随着“砰”的一声枪响，树上一枚鲜梨掉下，在它即将落地那一刻，枪又响了，鲜梨就像美丽的肥皂泡刹那间破裂……

武举人邱和这手绝活儿让永平的年轻人莫不折服。乱世中有如此好汉共襄义举，身为民团实际首领的蓝镇东自是神采飞扬。他的心情之所以这样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红梅也来到了民团。

起初，他没有认出红梅。毕竟他从来没有见过她的面。但他熟悉她的歌声。一天，他看到一个少女穿着粉嫩花衣在溪边打水，肤白俏丽，素素的装扮素素的人，被阳光下的溪水照映着，宛如一朵清新的莲花。他正沉浸于阳光下的美莲图之际，一串歌声忽然飘起——

祖宗留下客家歌，撒满九岭十八坡；
三百九箱山歌本，还有零星用船拖。
讲唱山歌大家来，放大声音唱起来；
走山竹子漂到海，溪里石头浮起来。

这熟悉且带着磁性的歌声一下子穿透了蓝镇东的心扉，这个少女，不正是自己一直想见的人吗？蓝镇东的心一阵悸动，他一路尾随，发现她就在自己的民团里做事，任务是照顾民团里的伤病员。

能在民团里经常看到红梅，蓝镇东的心里自然洒满阳光，他开始怀“醉翁之意”，来民团卫生室看望伤病员。伤病员们听说蓝镇东留过洋，是个文化人，就缠着他讲些国外的故事来听。如此一来，蓝镇东更有理由隔三差五来卫生室了。他的趣闻轶事说得活灵活现，常常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照顾伤员的红梅也渐渐被吸引住了。每次听蓝镇东讲故事，红梅总是手托着下巴，静静地听，蓝镇东讲到精彩之处，红梅的脸上会漾出灿烂的笑容。除了故事和经历，蓝镇东本身也挺吸引人呢。他高高的个头，宽厚的肩膀，白皙的面庞，高挺的鼻子，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身穿青纱马褂，脚登白底黑面布鞋，显得潇洒风流且文质彬彬。面对蓝家少爷，红梅的两眼时常像小灯泡一样晶晶亮。

女人是一道风景！蓝镇东心里时常发出感叹。作为一名衣食无忧的少爷，蓝镇东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日本留学，都有怀春少女朝他目送秋波，但心高气傲的他心里除了山口惠子外，再没有其他女子能在他的心海里掀起波澜。蓝镇东从日本回来已有些时日了，山口惠子犹如遥不可及的彩虹，飘渺隐去，而眼前这位像红梅一样绽放的少女，却像月亮般升起在他寂寞的心空。

美好的日子犹如梦乡让蓝镇东异常陶醉。但不久之后，永平的宁静就被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枪声所打破。

向民团发起突然袭击的，是盘踞在离永平五公里外太平寨上的土匪，匪首名叫陈小疤。以前，永平每年每月都要按例给山上的土匪进贡，民团拉起

来后，便不再为续。这大大激怒了陈小疤，几番派出喽啰前来索要钱财，使尽各种手段，但都被心高气傲的蓝镇东回绝。陈小疤恼羞成怒，决定亲自带兵讨伐，让蓝镇东尝尝厉害。

对土匪的突然袭击，民团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仓促应战。初次提兵上阵的蓝镇东，面对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场面，显得惊慌失措，拿枪的手微微颤抖。一发子弹尖叫着呼啸而来，击中了蓝镇东身边一个团丁的头部，溅出的脑浆喷了蓝镇东一脸，吓得他就差没有尿裤子。

土匪先有准备，且经常打家劫舍，实战经验丰富，草创不久的永平民团根本不是其对手，损失惨重，不得不撤至第二防线。撤退命令下达后，蓝镇东一双腿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尽管使劲儿跑，还是落在后面。穷追不舍的土匪不断炒豆子般放枪。

“砰！”一发子弹击中了蓝镇东的大腿。鲜血汩汩冒出，他痛得两眼一闭，整个人晕厥了过去……

蓝镇东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飘着淡淡清香的草席上。

我还活着？蓝镇东摸了一下自己的脑壳，发现肩膀上实实在在地扛着一个圆圆的脑壳。他想活动一下身子，可轻微地挪动之后，腿部便生出锥心的疼痛。

“少爷别动！”一只粗壮的手把蓝镇东轻轻地按在了床上。蓝镇东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熟悉的壮汉脸庞，朝他傻呵呵地笑。

壮汉名叫钟少京，是蓝镇东家长工钟开山的儿子，比蓝镇东年长一岁。小时候，蓝镇东和钟少京常在一起玩捉迷藏、荡秋千。蓝镇东还把印着简单图示的识字纸片、各式玩具，拿出来和钟少京一块玩，一天不见钟少京，两眼便发慌。如果钟开山把钟少京送回老家，蓝镇东便会哭成一团烂泥，硬是逼着钟开山把钟少京快快带回来。

蓝镇东八岁那年上学堂。钟少京也瞒着父亲偷偷跟去，可在学堂门口被学堂管事者拦了下来。

“为什么我不能跟少爷一起进去？”钟少京不解地瞪大眼睛。

学堂管事者用尖刻的口吻反问：“上学堂要交学费，你有钱吗？”

钟少京的脸涨得通红。

已经进了学堂大门的蓝镇东见状，冲了出来，指着管事者的鼻子说：“你让他进来！”

“少爷，他没交学费。”管事者振振有词。

“你如果不让他进学堂，我也不念了。”

“为什么？”管事者慌了手脚。

“因为我们是兄弟。”蓝镇东小手一挥，“走，我们回去，不上什么鸟课了。”

回家后，蓝镇东挨了父亲一顿训斥：“你是少爷，和下人称兄道弟，成何体统？”

钟少京也挨了父亲的骂。他紧咬着牙，一声不吭，待父亲骂累了，他闪着寒光的目光刺向父亲：“爹，凭啥我不能进学堂？”

“因为你爹是下人。”

“难道只有有钱人才能念书？”

钟少京的话刺痛了钟开山，他一时语塞，紧紧地抱住儿子，失声痛哭。

两天后，钟少京被钟开山送回了老家。此后，蓝镇东与钟少京就极少见面了，但他心里始终惦记着钟少京，每次看到钟少京，总要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与蓝镇东相比，钟少京则生分了很多，两只手常常在膝盖上搓来搓去，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光阴似箭，转眼间两人都长成了年轻的小伙子。蓝镇东拉起民团后，钟少京积极参与，成为他麾下的得力干将。

那天与匪军交战时，钟少京一直与蓝镇东并肩战斗。蓝镇东受伤后，他冒着危险把他扛在肩上拼命往村里跑。断后的武举人邱和弹无虚发，连续击毙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土匪。陈小疤见其枪法如此了得，只好鸣金收兵。蓝镇东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蓝镇东养伤期间，伤口换药都由红梅负责。

许多药都是红梅亲自上山采集的。她心细如发，每次换药，首先要把流脓且散发着恶臭的伤口清洗干净，再用药水和药膏轻轻敷抹其上。考虑到药水有刺激作用，她边敷抹边朝伤口吹气。她嘴里吹出的那股带着淡淡清香的气息，从蓝镇东的大腿一直温暖到心坎上。一种幸福的感觉强烈冲击着他，闭上眼睛，只觉得轻飘飘的身子正在蓝天白云间飘荡，一同飘荡的还有他心中哼唱的一首歌：

妹子生得嫩葱葱，
唔曾食酒面绯红。
牙齿好比高山雪，
嘴唇好似石榴红。

.....